

(日) 田中和夫 著
李寅生 译

 凤凰出版社

汉唐 诗经学 研究

(日) 田中和夫 著
李 寅 生 译

 凤凰出版社

汉唐 诗经学 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唐诗经学研究 / (日) 田中和夫著 ; 李寅生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506-1943-2

I. ①汉… II. ①田… ②李…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9356号



书 名	汉唐诗经学研究
著 者	(日)田中和夫 著 李寅生 译
责 任 编 辑	陈晓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1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943-2
定 价	3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序

诗经学从中国的汉代起，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它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汉学时期（汉至唐）、宋学时期（宋至明）、新汉学时期（清），以至“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时期。汉学诗经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宋学诗经学对汉学既有延续，又有批评和革新，而清代新汉学又标榜汉学的复兴。所以，研究《诗经》，研究汉学诗经学是十分重要的。

汉至唐的诗经学经历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郑学和王学之争、南学和北学之争，到唐初实现汉学的统一。这是它发展的大致框架。田中和夫教授研究汉唐诗经学多年，他不是描述和再探讨学术史上的这个发展的框架，而是侧重于研究其中具体的问题，使这段学术史更臻充实。这种宏观研究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诗经》大约在公元 5 世纪传到日本，日本诗经学也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其中名家辈出，许多日本名家都是我们熟知和尊敬的。远的暂且不说，即以现代诗经学而言，20 世纪中期以后白川静、松本雅明等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上个世纪 80 年代村山吉广教授研究明代诗经学的系列论文，也提醒我们应充实和改写明代诗经学史。我们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学到不少有益的知识。应该说，中日两国学者在一千多年的友好交往中一直是互相学习的。

田中和夫教授研治汉唐诗经学，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在宏观研究指导下进行微观的探讨，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从搜集

论文资料，逻辑论证，到树立结论，做得扎实、精细，毫无空论，体现了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

田中和夫教授在本书中论证的问题，如《列女传》引诗考、《汉书》颜师古注的诗学、《文选》、《玉台新咏》中的郑卫之音，都是中国现代学者尚未研究的课题，《七月》郑笺与《周官》记述研究、“若然”、“无得”词语的考释等等，对中国学者来说也都是新颖的题目。因此，我曾经支持和协助《汉唐诗经学研究》一书译为中文出版。现在他补充新写的文章，将本书用其母语日语在日本出版，嘱我为日本版写一篇序，这当然是我应当做的事。

田中和夫教授与我相交近十年，其为人笃诚友善，乃谦谦君子，深得孔子“温柔敦厚”之旨，是可以深交的朋友。我 1998 年访问日本，曾承他热情陪同游览日本几个大城市的文化古迹，直到把我送上归国的航班。那时，我曾作七绝《大阪空港赠田中和夫》相赠，抄录如下：

异国知己最难逢，千里送行情意隆。银燕长天展翅去，
方知离别正秋风。

良夜苦短，我时常想起田中和夫那谦和温厚的笑容。

夏传才

2012. 11

作者序

我对《诗经》中的诗篇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有时，我从中挣脱出来。但是，这些诗篇对我的震撼力实在是太大了。我时为之悲、时为之喜，甚至时为之怒，总之我完全沉浸于其中了。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能够正确理解《诗经》中各诗篇的真正含义，我对此却感到知之甚少。

刚开始接触《诗经》是在我的大学时代。当时用的教材是四部备要本的《毛诗郑笺》，虽然郑玄的观点充斥了《诗经》的世界，但从郑笺中也是能够感到其诗篇的深刻感染力的。此外，参阅朱子的《诗集传》，我对《诗经》更是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明白了《毛传》、《郑笺》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古注与新注在解释上的差异，是由注释时代的时代思潮造成的。也可以说毛公、郑玄等与朱子的思想观、文学观存在着差异，只是关于《郑笺》的研究似乎相对较少。《郑笺》的文章也与唐宋的古文有所不同，并且《毛传》与《郑笺》在对诗篇的理解上也有所差异，可见古典经学世界中值得研究的东西还是较多的。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诗经》中的诗篇至少从汉代到南宋就已被中国人民看成是重要的文学作品了，当然并不是《毛传》、《郑笺》所筛选过的《诗经》。南宋以后，经过精选的具有权威性的注释书籍似乎也只有《诗集传》了。其原典作于何时、在什么情况下所作、这些诗篇原来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后代人解释《诗经》的文化意味，都是需要反思的。反言之，现代人所解释

的《诗经》并不是汉代人理解的《诗经》，这种情况也是较多的，是属于当前所要思考的问题。

要理解古典文学作品《诗经》中的诗篇，就必须对《诗经》的历史及其解释的变迁有所了解。各个时代对《诗经》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掌握这一点也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并沿着这个发展轨迹进行研究，于是我写了这本书，其中的缺点和错误恐怕会有很多，每念及兹，常令我有如履薄冰之感。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对将我引入《诗经》研究世界的已故的目加田诚先生，对在指导我大学毕业论文以来、一直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言传身教于我的松浦友久先生，对在日本最早建立诗经学会并创办《诗经研究》、且喜奖掖后进的村山吉广先生，对邀我在其供职的大学讲授《毛诗正义》的中岛隆藏先生等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的内人田中道子女士始终心地温柔地关心我的《诗经》研究。很遗憾，她今年3月因病过世了。我把这本书献给在天国里的她。

拙作虽然浅陋，但在出版过程中一直得到夏传才先生的悉心关照，李寅生先生为此书的翻译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外，对从各方面都给我大力支持的家属也表示感谢。

田中和夫

2013年5月10日

目 录

序	夏传才(1)
作者序	(1)
第一章 论《诗经》的“兴”	(1)
第二章 刘向《列女传》引《诗》考	(22)
第三章 论郑玄的诗经学	
——兼论《毛传》、《郑笺》之异同	(42)
第四章 豳风《七月》的郑玄笺与《周官》鬲章的记述研究	
	(70)
第五章 论《文选》、《玉台新咏》中的郑、卫之音	(85)
第六章 《汉书》颜师古注关于《诗经》的解释(上)	(101)
第七章 《汉书》颜师古注关于《诗经》的解释(下)	(109)
第八章 《汉书》颜师古注中的颜师古诗经学	(122)
第九章 颜师古《匡谬正俗》中有关《诗经》的注释	(165)
第十章 简析《毛诗正义》对异说问题的处理方式	(187)
第十一章 论《毛诗注疏》对司马迁《史记》的有关评论	
	(205)
第十二章 《毛诗正义》中的“若然”之意管窥	(230)
第十三章 略谈《毛诗注疏》所见问答体构成的论证形式	
——兼论关于“若然”的使用方法	(237)
第十四章 关于中古汉语副词“无得”——“得”的接尾语化	
	(259)
附篇	(276)

第一章	略论《古今集》中六义的出处·····	(276)
第二章	谈谈《古今和歌集》对六义说的重视度·····	(282)
第三章	从《魏风·陟岵》看朱子的《诗经》解释·····	(292)
第四章	现代日本《诗经》研究概况·····	(303)
译后记	·····	(308)
再版后记	·····	(310)

第一章 论《诗经》的“兴”

—

如按《诗大序》所说,《诗经》共有风、雅、颂、赋、比、兴六种分类,亦即“六义”。然而这种分法未必是很明确的,从大的方面来分的话,是为风、雅、颂和赋、比、兴。风、雅、颂是以诗体为中心的分法,属于诗歌性质上的分类;赋、比、兴是从诗歌的表现上分类,即从诗歌的修辞上分的类。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孔颖达《毛诗注疏关雎序》)

这样的看法,大致是在唐以后才为人们所接受的。

关于风、雅、颂,本文并不作为问题来讨论。而对赋、比、兴,则要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周礼》郑玄注《六诗》)

(二) 比者，比方于物也。

(《周礼》郑玄注《大师》)

(三) 兴者，托事于物。

(《周礼》郑玄注《六诗》)

如进而按《毛诗注疏·大序·六义》的解释则是：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又如关于比、兴的解释是：

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皆兴辞也。

也就是说，赋用的是直叙法；比用的是比喻法；兴用的是联想，即由言身边事物，进而言及主题事物的方法。对赋、比、兴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以上传统的解释属于最权威的，当然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有不少。

在赋、比、兴中，比、兴如果追溯到汉代的话，其可疑之处也是不可否认的。据说最初在前汉时，赋、比、兴在诗歌表现上的分类颇令人感到怀疑。在现存的较为完整的《诗经》注释中，“兴”所展示的是《关雎》、《葛覃》以下至《有骅》的 116 篇，但对“赋”、“比”所指示的诗并不全面。当然，《毛诗》大序已对赋、比、兴做了解释：“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然而限于《毛传》本文所载，兴以外的比、赋都没有看到。

《毛诗》大序和各篇前的小序究竟出自谁手，历来众说不一，但大致而言有以下三种说法：

子夏所作。

后汉卫宏所作。

子夏、毛公、卫宏各写一部分内容合并而成。

三种说法——检索较为不便，在序中并无关于《毛传》的东西，与《毛传》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诗序》的作者与《毛传》时代的人物故事，在《史记》、《汉书》的《诗序》说中是完全看不到的。

改《诗序》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即《毛诗》示绝无《序》字。

（魏源《诗古微》上篇之三，毛诗义例篇上）

在《后汉书》卷一百九《儒林列传·卫宏传》中记载：“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按此说，《序》为卫宏所作。但随后的《隋书·经籍志》又载：“……为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它把作者的年代又往上提了一下。由此看来，郑玄为《毛诗》作笺以来，在先于《毛诗》的三家诗之前就已把作者上溯到子夏了。但我认为《诗序》的作者是卫宏，无论怎样来说，《诗序》与《毛传》的正文并没有写一些其他相同的内容，这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毛传》之序与《毛传》本文因为是另外人所作，所以关于赋、比的文字，《毛传》是见不到的。另外，关于三家诗，迄今并无保存下来的文字作为佐证，因此还不能武断地做结论。即使是在保留下来的文字中，关于赋、比的文字记载也是完全看不到的。

在文献上，关于赋、比、兴所能见到的言论是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有关六诗的论述：“诗六教，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对《周礼》及其成书过程，后世异说颇多，在前汉末年成书说是由于刘歆等人的大肆宣传才形成的。如按此说，这

个记载可以说是最新的了。此书没有言及六义，只是谈到了六诗，或许不知道有《诗》的六义而不知从何处引起吧！《毛传》的正文（序除外）为何人所作，可以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如果是出自毛公一人之手的话，那么就是成书于前汉武帝年间，后经人加工，最迟在前汉末年就已成书了，至少可以说《毛传》的原型在武帝年间就已经形成了。因此，无论怎样来说，《周礼》关于六诗的记事肯定比《毛传》正文还要晚一些。

如前所见，赋、比、兴的类别在《毛传》以前就已经成为诗的分类法了，赋、比的分类不能说是后代（约后汉卫宏以后）所加的，这样下结论，似乎有些过急。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后面还有一些相反的、而且也是较为实际的观点。

生活于南朝梁代的刘勰说过：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兴与赋、比不同，“隐”即指暧昧，这种现象在《毛传》中就已有所明示。《毛传》成书时已有赋、比、兴的分类了。从文献角度而言，六义必须上溯到《毛传》以前才能成立，但《毛传》所言及“兴”的地方较少，“兴”以外的“赋”、“比”概念则谈得较为透彻。

二

从《毛传》中“兴”的各篇来看，其总数约占到全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即 116 篇。其中的 40 篇，“兴”已经在诗中说明了，特别是里面有 16 篇毛公直接自认为就是“兴”，这种确认方法也就意味着动词的使用方法有以下几种特殊性质。

（一）表示“起兴”的有三首：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毛传》：忧者之兴也。

《周南·卷耳》第一章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毛传》：兴也。鹿得苹，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

《小雅·鹿鸣》第一章

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

《毛传》：振振，群飞貌。鹭，白鸟也。以兴洁白之士。

《鲁颂·有骅》第一章末尾

(二) 表示“如……”之意的有八首：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

《毛传》：兴也，前高后下曰旄丘。诸侯以国相连属，忧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连及也。

《邶风·旄丘》

以下还有《竹竿》、《南山》、《晨风》、《山有枢》、《绸缪》、《鸣鸠》、《青青者莪》七首。

(三) 表示“比喻”的有三首：

葛生蒙楚，葭蔓于野。

《毛传》：兴也。葛生延而蒙楚。葭蔓于野，喻妇人外成于他家。

《唐风·葛生》

以下还有《采芣》、《黄鸟》两篇。

(四) 表示“言……”的有四首：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毛传》：兴也。爰爰，缓意。鸟纲为罗。言为政有缓有急，用心不均。

《王风·兔爰》

以下还有《山有扶苏》、《东门之杨》、《鹤鸣》三首。

(五) 表示“犹……”的有一首：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

《毛传》：兴也。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

《大雅·卷阿》

剩下的大约三十篇与以上的“起兴”、“如”、“比喻”、“言”等词的直接提示不同，如《蒹葭》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毛传》：兴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后兴。

以上就是对“起兴”的解释。大体来说，“兴”、“喻”、“如”、“言”等动词应该是和起兴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这几首诗之外，《毛传》中“起兴”的 80 多首诗，是值得特别说明的，但对其创作的大致情况必须有所了解，大约有四十篇以上的诗是属于起兴之类的诗。

《毛传》对兴的主题，虽说是“言某事而及主题”，但其一是用

“起兴”的动词，其二是用“如”之类的动词。像使用“喻”、“言”、“犹”的动词就不必考虑了。也就是说在《毛诗》成书之时，“兴”以外的“比”、“赋”在诗的表现技法、诗体用法上还未能形成定式，所以后来孔颖达才说：

诸言如者，皆比辞也。

虽然这样说，但在《毛传》的“兴”中，已叙述了“兴”、“言”、“喻”、“犹”、“如”的动词，这些动词为直接的比喻，是用来直喻的，属于《正义》中赋、比、兴的比。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分散的、在修辞上单调的用法。

赋、比、兴的三个分类，作为《毛诗正义》的类别，如果说在《毛传》成书时就已经明了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就因相互矛盾而不能使用了。这样的动词易产生混乱，使用起来较为麻烦。如果《毛诗正义》所言的赋、比、兴概念在《毛传》时尚未成立的话，那么在此之前汉代郑玄的想法会是什么样呢？郑玄对赋、比、兴的解释是：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周礼·春官·大师》注）

在《毛传》的“兴”中，先看一下《邶风·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

《毛传》：兴也。……诸侯以国相连属，忧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连及也。

所谓的“忧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连及也”与郑玄所说的“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是相互矛盾的。再举一例，看一下《小雅·黄鸟》的第一章：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

《毛传》：兴也。黄鸟之性，宜集木啄粟。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亦失其性。

这与“见今之美”也是不相适应的，郑玄之说较为合适。郑玄所认为的比兴概念化，在《毛传》中已经有了，只是推测起来较为困难罢了。

这样看来，对比、赋而言，还难以认定兴的概念规定是模糊的。兴、比由郑玄、刘勰等人及《周礼·六书》、《毛诗》大序的注释过程是可以了解到的，但它们究竟是什么，确定起来确实还有困难。在《毛传》中，后世并没有像郑玄和孔颖达那样把赋、比、兴概念化，也并不认为兴有过强的意识。关于赋，《毛传》并没有解释全面，无法进行比较。从《毛传》来看，它对赋并没有明示，只是在《大序》中谈到过。《毛传》并不主张把赋进行概念化，比、兴如果类别化的话，那么赋也就当然存在于其中了。

那么，对《毛传》中“兴”的内容这个问题，在下面将要谈到。

《毛传》中所说的“兴”，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后世比的直喻形式。要想了解《毛传》中的“兴”，对《毛传》之前和之后“兴”的用法也必须有所了解。

三

“兴”一词，不用查《说文解字》就知道是和“起”、“起兴”属于同义语。而作为诗的修辞用法而引用的，《论语·阳货》篇中的文字则属于最早的例子了。